

天堂信箱



父母, 养育恩情我一生铭记

寄信人: 阮玉琴 收信人: 父亲、母亲

父亲、母亲:

又是一年清明节。在您离开我这么多年的日子里,您的音容笑貌会随时随地出现在我的脑海。现在的您在天堂过得好吗?

父亲,每当我看到公园里、树荫下,老人们下棋、娱乐、遛鸟时,我就想到了您,要是您还在世,也能这样悠闲地享受生活,该有多好啊!可是您英年早逝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父亲,我觉得您真是太孤单了。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,靠要饭逃荒讨生活。后来给地主家当长工、放牛,什么脏活、累活全都干,却换不来一顿饱饭、一件御寒的衣服。新中国成立后,您参加了工作,有了家。从此,您干起工作来非常卖力,常年夜以继日地工作,赢得了同事的交口称赞,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。那时常能听到您开心爽朗的笑声。

在那些经济条件差又无积蓄的岁月里,您常常清晨顶着满天的星斗去上班,夜晚当他人早已进入甜蜜的梦乡,您却趁着皎洁的月光,拉着架子车,去五公里外的城边地头拉土,一锹锹的土装满车拉回来,再挑水、和泥、砌墙。整整一千多个夜晚啊,您挥洒了多少汗水,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。家里的房子建好了,家庭的重担却压得您积劳成疾,您被查出肿瘤晚期,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您一口麦乳精也舍不得吃。这是我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遗憾。您在临终之时,再三叮嘱我们,欠别人的10元钱、20元钱一定要记着还上。

父亲,您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,世间的甘甜有十分,您却只尝了三分;世间的疾苦有三分,您却尝了十分。

母亲,在父亲去世后,给您留下了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千疮百孔的家。您擦干眼泪、挺直胸膛,到处打短工,帮父亲单位拆洗被褥,为的是早日还上父亲在世时我们欠下的债务。

母亲,您用那瘦弱的身躯为我们遮风

挡雨。您虽目不识丁,但坚定地供我们读完中学读大学。我们一个个都走上工作岗位,可您却让家庭的重担压得百病缠身。自私与无知的我有时却不听话,毫无顾忌地任性。您却用海纳百川的胸襟包容我,这使我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。我亲眼看到您一夜之间青丝变白发。母亲,时至今日,我都无法想象,百病缠身、弱不禁风的您是怎样度过那艰难的岁月,把少不更事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个个培养成人。

父亲、母亲,我为远在天堂里的你们祈福,祝您二老在天堂永远开心、幸福。

永远爱您的二女儿: 玉琴

● 背后故事:

阮玉琴是宝丰县供销社一名退休职工,今年57岁。她的父亲在世时也在县供销社工作。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,两个妹妹也因饥饿而死。父亲年少时孤身一人,生活极为艰难,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县供销社后,为工作为家庭拼尽全力,终积劳成疾,于1979年去世,年仅51岁。

在父亲去世后,她母亲承担起养家的重担,为了家里的五个子女的成长费尽了心力。2001年,她的母亲因病去世,享年67岁。

阮玉琴至今清楚地记得,她父亲去世时她刚高中毕业,因为家里人口多,父亲在临终时连一瓶当时很好的麦乳精都没舍得买。“他去世前连一口也没尝过。”说到这里,阮玉琴几度哽咽。

在阮玉琴眼里,父母虽然都没什么文化,但都识大体,不仅供养他们姐弟五人全部上学成才,还教会他们如何做人。

阮玉琴说,她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,如今他们都生活得很好,日子过得美满幸福,这都要感谢父母生前的教诲和养育之恩。而每到清明节,他们姐弟五人就是再忙,也会抽空去上坟缅怀父母。(本报记者 王春生)

你被病魔夺去生命 我想让女儿学医悬壶济世

寄信人: 张旭宾 收信人: 妻子

亲爱的老婆:

今天,你去天堂已经两百余天了,天阴沉沉的而且还下着小雨,让人感觉冷冷的。我今天中午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你生前我们俩常去的那个饭店,吃了一碗你生前喜欢吃的浆面条。一个人吃浆面条是件很伤心的事情,心中又想起和你一起生活的许多美好的日子,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,无限痛苦。

2016年9月9日,是我今生最难忘、最痛苦的日子。已经重病你躺在病床上,口中插着呼吸机,鼻子里插着胃管,全身水肿、有气无力、面容憔悴。从凌晨两点开始你高烧不退,医护人员想了所有办法也无济于事,你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,和疾病做了最后的斗争。我万念俱灰,紧张、恐惧、痛苦、无奈。我已好几顿没有吃饭了,我跟你你说:“我去吃点东西。”你微微地点点头,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,连最后一眼都没法看我。我刚走出病房门,你就去了天堂,你走得好急,走得好快,走得好绝情。我不顾一切地扑到你的身边,拉住你的手,抚摸着你的脸庞,失声痛哭,就想随你而去。医护人员拉住了我。

我强忍失去你的悲痛,和女儿一起把你安葬在我们老家。你在那里好好地等着我,我会把我们的女儿抚养成人,不让她受委屈,将来让她学医,悬壶济世,治病救人。等我去天堂时,我会让我们的女儿把我和你葬在一起,到那时我们就永远不分离了。

亲爱的老婆,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,再也没有疾病,再也没有痛苦。

爱你的老公: 张旭宾

● 背后故事:

张旭宾是平煤神马集团八矿一名普通职工,2005年,经人介绍,他和妻子相识相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两年后,他们的女儿喜降人间,然而不幸也随之降临。妻子开始出现气喘无力、腿脚浮肿、心力衰竭等症状,后来被确诊为扩张型心脏病。这种病与遗传、分娩等多种因素相关。

多年来,张旭宾一边努力工作,一边陪伴妻子四处求医。他曾经带妻子到北京大医院救治,专家称这种病要想根治只能移植心脏。不要说移植费用高昂,不是普通工薪家庭所能承受的,仅心脏来源就成了问题,到哪儿去找适合妻子移植的心脏呢?妻子担心给老公和女儿带来负担,她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移植手术,“花恁多钱,也不一定能够好”。后来妻子病情加重,每隔一个月就要住院治疗,他四处筹钱为妻子治疗,只为延长妻子的生命。半年前,年仅39岁的妻子还是抛下他和女儿,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
如今,张旭宾尚未从失去妻子的悲痛中走出来。但是他每天上班下班,接送女儿上下学,平静生活。没有了妈妈,10岁的女儿变得懂事起来,会帮助爸爸做些家务了。(本报记者 王春霞)

您去世多年,我仍深深自责

寄信人: 禄雪铃 收信人: 公公

爹:

又是清明,今天,我们一家三口回老家给您和婆婆扫墓。走在路上,天气阴沉,就如我们的心情,阴郁、灰暗。我刚给您孙子说一声:“爷爷临去世前还在问你:‘帅宝,你吃饱没有啊?’”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我常常回想起您最后一次犯病时我们送您去医院的情景。那天晚上,我推着您去病房。看您坐在手推车上耷拉着头,我就问您:“爹,感觉咋样?”您立马直起身子:“没事,没事。”如此一问一答反复几次,我放下心来,心想不就是又一次感冒吗,住住院、输输液就好了。后来,您远在外面的四个孩子都回到了您身边看望您,您一个一个地过问他们的生活、工作和家庭情况,一家人有说有笑,每一个人都以为您只是又一次因感冒而犯病,化疗半个月就会出院的。现在想来,我们是多么傻啊,从没想到您这次将会永远离我们而去。

自从8年前您被确诊为急性细胞粒白血病后,爹,两年多的时间里,您和病魔做了多少次斗争啊。每一次化疗,您忍住反胃,坚持吃饭,哪怕只吃一点点。您给孙子开玩笑说:“宝儿啊,爷爷不能死啊,爷爷还等着我家宝儿长大娶媳妇参加婚礼呢。”为了确保您身体的痊愈,我们坚持让您在医院住了两年。出院后,虽然医生一再交代要定期回去复查,可是您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,坚持不去复查。爹啊,我恨自己的愚蠢,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坚持定期去陪您复查身体。

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现在,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以后,我会以百倍的孝心对待自己的双亲,决

不允许给自己再留下遗憾。

爹,虽然您已离开我们,可是,您坚强、乐观的生活态度,您勇敢地 and 病魔做斗争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您的儿孙们努力、快乐地生活下去。爹,天堂里,请不要挂念我们,我们会永远想念着您和婆婆,祝愿您和婆婆在天堂健康、快乐、幸福地生活。

您的儿媳: 禄雪铃

● 背后故事:

市民禄雪铃家住新华区三环佳苑。跟记者一谈起自己的公公,46岁的她仍然懊悔不已。公公是平煤神马集团原三矿退休职工,十年前退休后就回到农村老家。平时,禄雪铃一家三口经常回老家看望老人。公公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人,脾气特别好。在她的印象中,自己和公公从没红过脸。

8年前的一天,公公在体检时发现了白血病,经过医院近两年的治疗,经诊断已经痊愈,就出院回家静养。“临出院时,医生叮嘱我们,这个病很容易复发,一定要定期复查。可公公和我们全家都没有把复查太当回事。”2011年11月的一天,年已七旬的公公突然感冒,禄雪铃和爱人就陪着公公去了医院,谁知这一去,公公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公公的去世让禄雪铃陷入深深的自责,恨自己当初没听医生的话,“病情早期诊断出来,说不定公公现在仍然有说有笑地和我们生活”。公公的去世让禄雪铃深刻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,感受到了亲情的重要。

(本报记者 赵志国)

(本报刊登的书信均有删改。编者注)

老伴儿, 感激你对咱家的付出

寄信人: 付天恩 收信人: 老伴儿

亲爱的老伴儿:

你走了已有130天了,你在天堂还好吧?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,这几天我总是会想起咱们结婚这50年的日日夜夜。回想往事,我不由泪流满面,你在老家那十几年里不知吃了多少苦,你只身一人照顾咱的三个孩子,担起咱整个家的重任。

老伴儿,你在世时,咱俩总是一起出去散步、活动。自从你走后,我一个人在外面总是想着你还在我身边,我牵着你的手,给你拿着凳子。现在我出门,总是不由自主地说:“你在家看门吧,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回到家,也很自然地说:“老伴儿,我回来了。”

老伴儿,我现在每天做梦,想象着你

还活着,跟我说家常话,说咱在那个年代里生活是如何度过的,咱们孩子如何懂事、如何孝顺。改革开放以来,咱们的生活也芝麻开花节节高了。

老伴儿,你放心吧,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,咱们在不久的将来天堂相见。安息吧,老伴儿!

你的丈夫: 付天恩

● 背后故事:

付天恩老先生今年80岁。他和老伴儿都是周口人,1956年结婚,1957年大儿子才四个月,他就只身来到平顶山。

付天恩说,他的父母在他结婚前就去世了。他来平顶山后,老伴儿一人在老家14年,生了三个儿子,1971年才到平顶山和他团聚。“那时候有探亲假,但是次数少、假期短,回去也帮不了什么忙,家里都靠她。她吃了很多苦,受了很多累。”

付天恩说,老伴儿来到平顶山时他在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医务所,当时工资只有30多元钱。家里经济压力大,老伴儿生下女儿两个月后就找了一个打扫卫生的零工,补贴家用。慢慢地,孩子们上学、结婚、生子,他上班忙,家里全靠老伴儿忙活。“年轻时出力太大,上点岁数,她身体就不是很好了。”

1997年,付天恩退了休。退休之后,他每天和老伴儿一起出来转转,“那些年过得不知道比年轻的时候好了多少”。

去年11月份,老伴儿因病去世。谈起老伴儿,付天恩泪水不断,一直走不出来。(本报记者 杨岸萌)

